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
第三十五回 施老海小試富陽法 黃爵滋請禁鴉片煙

且說茶棚子裡有兩個特別愛喝水的茶客，店伙計剛正替他們衝過開水，順次向別桌上衝去，不料他二人茶已喝乾，已在那裡催開水。第一次店伙計耐著性轉身回去，向他倆茶碗中衝得滿滿的，然後逕到前面桌上衝。哪知隔不多時，那兩個渴死鬼，又在那裡碰碗蓋催開水了。店伙計心中發恨，只做不曾聽得，不去理會他們。不道那二人不問情由，只把茶碗蓋噙噙價碰個不住，再不理會時，茶碗一定難保。店伙計沒法，只好走去，一邊沖開水，一邊向他二人惡狠狠地盯了一眼，很不耐煩似地說道：「難道這兩隻茶碗漏了不成？衝了水立刻就乾，停會子倒要翻轉來瞧瞧呢！」

哪知說話之間沒曾留心，就犯了人家的門，那漏字，翻字，都是船家絕對犯忌的，當下他們二人只當茶博士有心和他們搗蛋，不覺勃然大怒！立起身來，取出茶資向桌上一擲，齊聲說道：「好！好！你說碗兒漏，一點也不錯，非但我們兩隻碗漏，全堂子的茶碗，恐怕都是漏的！你要翻轉碗來瞧時，還得向合堂翻瞧一番。」說罷怒氣衝衝而去。那店伙計明知分辯無益，只管衝他的開水。忽然聽得東邊茶客高喊碗漏，接著西邊茶客也嚷碗漏，一剎那全堂都嚷碗漏，獨有林公手中的茶碗不漏。此時茶博士好像張天師被小鬼迷住，弄你有法無使處，一般茶客見桌上弄得濕淋淋，都在那裡吵鬧。林公正在向王安福追問道：「你可懂得這是什麼玩意兒？」安福尚未回答，忽聽旁桌上有個年老船家發言道：「生意人以和氣為先，何況茶坊酒肆，那是百客衙門，對待茶客們，更宜低聲下氣，如今店伙計嘴唇上占了些小便宜，帶累闖棚茶客受累，還要損壞許多茶碗，真是自取其咎。」

茶館主人聽了這一席話，定神打量，看那講話的正是漢江船主施老海，連忙走上前去向老海拱手央告道：「沖開水的當然以和氣為宜，茶客好似衣食父母，豈可得罪！現在禍已闖了，打他罵他也屬徒然。施老闆！你既然持公教訓，必然懂得此中門道。求你行個方便，設法解決了罷。」老海含笑道：「乾水面生涯的，各有三千年的道行，只顧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家瓦上霜。就算我懂得門道，事不干己，也不能強出頭，空做閒冤家。不過我在這裡走動多年，素知道老闆待人待物很是和氣，現在伙計闖了禍，累你受損失，我若袖手旁觀，猶覺過意不去，那末待我來指一條正路給你們。要知你們伙計，不懂船家的忌諱，得罪了兩個催開水的茶客，在你們伙計呢，當然不認識他們二人，我和他們同在水面上混飯吃，卻是認得。姓名不必宣佈，總之他倆是深通富陽法的船家，現在你趕快帶著伙計，到北岸碼頭上，見有一艘最大的滿江紅船，船頭正中有一個五彩八卦的，你便同伙計跨上船頭，伙計即向船上將軍柱，撲翻身磕四個響頭，你在旁邊高聲喊著，適才沖開水的無心冒犯，自知理屈，現在特來磕頭修禮，敬祝老大到處順風。等他們有了回答，你就不作一聲，帶著伙計上岸回來便了。」茶棚老闆道聲承情指教，馬上帶著伙計趕到北岸碼頭上，果有一條滿江紅船上，船頭中央釘著一個用五彩油漆畫成的八卦，就帶著伙計踏上船頭，依著施老海的指導，如法表演，茶棚老闆也就如法高喊了幾句。此時兩個催開水的船家正在後梢喝酒，早已有伙計回船送信，曉得有和事佬暗中指示，前來賠禮，究屬沒有深仇闊冤，只要解除忌諱，拉回了面子，正可趁勢收篷，故爾聽到修禮兩字，一個船家就在後梢高聲答道：「不漏了！」

用不著修禮的。」茶棚老闆聽說，連忙帶著伙計上岸，一直回轉茶棚，向施老海拱手道謝。再看那各桌上的茶碗，果都不漏了！老闆就把伙計申斥了一番，只管做生意。

老林公因為好奇心生，坐在茶棚子裡，直看到事情解決，方才命林恩付過茶資，一同走出茶棚，回到船上。

林公便向王安福問道：「你也是吃水面上飯出身，可曉得富陽法創自何人？怎麼有如此能耐？若非眼見，哪裡信得過他們有如此神通。」安福答道：「富陽法是八卦教的分支，在康干時代，八卦教盛行一時，勢力幾遍全國，黨徒約有數百萬，由天地人三個教主掌理教務，天文教主叫做張宏雷，地理教主叫做袁智千，人和教主叫做白練祖。在乾隆末年，白練祖蓄著野心，另組白蓮教，在川陝湘楚等省揭竿起義，竟想奪取天下。

結果失敗，黨徒四散伏匿，八卦教也就無形消滅，於是教徒們紛紛改做哥老會、公口會等等名目。有一班籍隸富陽的黨徒，就改稱富陽派。這可見富陽法既胎於白蓮教，不過沒有像白蓮教那樣厲害；教徒做皮行生意的最多，近年以來，吃船上飯的，卻也不少。他們自從白蓮教失敗以後，伏居蟄處，不敢公然作惡，故雖有法術，並不為害，行為比較糧幫稍勝一籌，所以官廳也不加拿辦。」

林公初意想札飭屬下，捕拿富陽派中人聽了安福一席話，暗想，該派中人，既不敢為非作歹，也不必過事搜求，就是今天弄狡猾，咎在沖開水的，一經修禮，即肯收篷，情尚可原，也就置之不問。當晚在老河口停宿一夜，次日傳令啟節回轅，路上並無耽擱等到回轉轅門，親自把查勘江、漢堤防情形，繕折拜發，並附片奏明防守襄堤需費浩繁，請將前發典當存款，指湊成數，改發漢岸鹽商生息，子金較多於存典，以後搶險有資，隨時可以撥用。奏折中對於江、漢形勢，詳論得瞭如指掌，可作為防守襄河的參考。此折拜發後，旋奉硃批如議辦理。林公見經費有著，即派公正大員，擇最險要工，一律改建石工，工程雖然益臻堅固，但是動用堤防經費所生利息，不敷甚巨，復由林公首先捐廉，各司道也各踴躍輸捐，方能補足虧空，就此襄河堤防鞏固，年年得保安瀾，居民都感林公大德。

哪知水書才得告一段落，時在道光十八年五月上旬，林公忽接到兵部火票遞到咨文，曉得必有緊急公事，連忙剖封抽閱，只見咨文上寫著：刑部咨開，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初十日上諭，鴻臚寺正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，以培國本一折，著盛京、吉林、黑龍江將軍，直省各督撫，各抒所見，妥議章程，迅速具奏，折並發，欽此。

林公即將黃爵滋的奏折披閱，只見內稱：近來銀價遞增，每銀一兩，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，非耗銀於內地，實漏銀於外夷。自鴉片煙流入中國，其初不過富家子弟，習為浮靡；嗣後上白宮府縉紳，下至工商優隸，以及婦女僧尼道士，隨在吸食。廣東每年漏銀漸至三千餘萬兩，合之各省，又達數千萬兩。耗銀之多，由於販煙之盛；販煙之盛，由於吸煙者之眾，因是銀兩被夷商吸收，銀價頓增十分之六七。今欲杜塞漏卮，當從禁煙入手，加重吸煙罪名。請明降聖旨，曉諭全國，自本年某月日起，至明年某月日止，准給一年為戒煙限期；若一年以後，仍然吸食，乃是奉法之亂民，定以死罪。

林公閱罷，心想黃公所見，與我相同，鴉片流毒中國，已有多年，金錢外溢，不知道共有多少。前幾年每兩紋銀，易錢一千文，現在增至一千六百文，還只是有增無減，足見國內現銀，盡被夷商收到外洋去。國內現銀日見缺少，銀價因是日增，涓涓不息，尚且能成江河，這麼一個大漏卮，若不亟圖補塞，民窮財盡，何以立國！不過歷年來內外各大員奏，早已發言盈廷，惟對於吸食鴉片的百姓，尚未有請用大辟的。我在蘇撫任上，江督陶製軍曾與我協商，打算會銜具奏，請明定吸煙人以死罪，繼思諸多妨礙，未曾實行。因為一則禁煙早有明條，若竟坐以死罪，是與十惡沒有區別，一則囚犯者太多，有誅不勝誅之勢，倘議刑過重，猶恐弄出訐告誣攀，賄縱索詐等流弊。

所以吸食論死，當時陶製軍也曾與我議及，終不敢毅然出奏。

現在黃公竟然專折奏請，這也是他關心民瘼，瞧見鴉片流毒已深，斷非非常法所能戒，不用嚴法，難挽頹波，這是聖人所謂辟以上辟的深義，自不能與苛法同日而語，理當具奏附和。正草擬復奏，忽旗牌來稟湖北巡撫程大人求見。

要知巡撫來此何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